

郭捷
——
著

天行之誠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天行之诚

郭捷——著

TIAN XING ZHI JI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行之诚 / 郭捷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495-8867-1

I. ①天…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786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20 mm × 1 010 mm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40 千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向往虔诚。

新书动笔之前，我去了些地方，就像某些人办理大事前，要上寺庙祈祷。

先是珠海，我的结拜三弟家。三弟是家传武艺，底蕴深厚，脂肪也深厚。他爱喝奶茶，爱吃甜食和海鲜，用熊掌一样的巴掌挖蜂蜜吃，一天能吃一升，但身法步法出奇的快速灵动，几日里与他劈剑，没少吃亏，被他当头劈的一剑最痛，虽然隔着护甲，还是肿了。

三弟的父亲功夫更高，在那几日里，指点我许多，受用无穷。

“他家富贵不留恋！”——这一句话，我听他们父子俩在各种语境里说了许多遍，三弟告诉我，这是一种心法，是武功的，也是活着的。

我回到家乡后，遇到一个佛学行家，给我讲解《金刚经》，他说《金刚经》中有许多车轱辘话，也就是翻来覆去不断重复的言语，为何？因为众生业力，不可思议！

我依旧鲁钝。

回家不多久，北上去了山西，见我的结拜大哥。大哥两鬓微白，可依旧能在四米外，用一根牙签，射穿酒店房间里厚厚的窗帘；手上的铁筷子，依旧可以铍开我的双臂，顶住我的咽喉。

我到山西的第一晚，是大哥家宴，我才知晓大哥担起了多大一家子人的生计。我坐在大哥左边，大哥的亲弟弟坐在他的右边。

宴席阑珊，还剩下咱仨，酒入豪肠，卖弄情怀，论武事，谈文章，门外忽闯进一健壮后生，说自己也是练家子，问咱仨是否武人，从未听说过我们所论之精妙武事，想亲身体验一把。

我说：“大哥，让我来。二哥，请关门。”

弹指之间，将对方三次降伏，我看着大哥，那是向他报上自己多年的努力。

大哥说：“不错。”依旧不惊不喜，其面如佛。

次日，我陪伴大哥来到雁门关，那个将军埋骨，美人远走的地方。

正逢烟雨时，我抚着城墙，默诵石壁上的《长城大风歌》。

“战争哪！”大哥看着关下险峻之处，慧眼之中仿似映出了徘徊谷中千年的战魂，层层黄土层层骨，哪还分得清忠奸、算得出优劣。

还有两个小时，便要坐上离开山西的列车，大哥问我饿不饿，我说不饿，他见旁边有间小饭馆，说跟我再吃一顿饭，再饮几杯酒。

那时，我有些冷酷，“我还要再来的”这句话，始终没说出口，总觉得不合时宜。

山西，英雄地，我没法多待了，还要赶赴另一个拖了一年的约会。

成都，老杨在那里。

但凡过路武人，老杨都会接待，若遇经济困难者，还会出钱周济，江湖名望极好。

可我不是找他打秋风的，是找他喝茶的。

老杨有股利索的气势，从马路对面走来，风风火火，方走到我面前时，他的手机响起，是老杨的小女儿。

“妞妞，你又把玩具弄坏了呀……”老杨一变成爸爸模式，背就佝偻下来，立时矮了三寸。

“我小女儿七岁，已经在香港获得武术冠军了。”老杨电话一挂，腰板又直了。

老杨生下来时，先天有损，跟刚出生的小萌猫差不多大，全身发紫，医生一口咬定他活不下去。老杨的外婆，有老辈人的固执与坚强，将老杨抱回家，精心照料，硬是给保了下来，二十年后还长到一米八，只是力气不足，身子偏瘦。

老杨的武技是个异数，先天不足的身体被后天的勤修苦练所弥补，不光功力极具火候，分寸、角度也控制得极好。他的打斗经验，现代社会很难复制，在那个年代里，大家都是公费医疗，他曾打瞎人一只眼睛，只赔五毛钱挂号费。

跟他有说不完的话，他没上过几年学，可不论艺术、文学，他都能从中找出与武术的相通之处，举一反三地推理出十分精辟的见解，这是天赋，也是人情练达而汇聚成的满腹经纶。

从茶楼出来已是凌晨两点，说得入巷，又逢月黑风高，无人过往，我们便在街头路边对搏、说拳。兴之所至，老杨将沙家碾手、十路弹腿与无极劈挂的精要和盘托出，那是我收获极多的一晚。

我跟老杨说，我的功夫若有你需要的，你也取走，老杨笑笑，说：“我年纪大了，已经没心思再去练一门新的功夫，我的拳，你看上多少，尽数学去便是。”

老杨喜欢寺庙，说能净心，带我去了文殊院，遇佛便拜，直到一间殿中，有八百罗汉，老杨傻了眼。我便给他解释一些佛陀、菩萨、罗汉的来历和司职，要有选择地拜。

礼佛毕，老杨烟瘾上来，便坐在殿外的椅子上抽。

这时，老杨忽然问我：“郭捷，你觉得你前世是什么人？”

我愣了一会儿，说：“我打小爱使刀，可能前世是个刀客……有时又有些放浪形骸，说不定是个落拓江湖的书生。”

老杨说：“若有前世，我一定是个纵横沙场的大将军！”

为什么是大将军呢？老杨也许不知。他说出这话的时候，浩然、勇悍之气，伴随着一股壮志未酬的执念，打进了我的胸膛。

老杨，若你是将军，定是个保土安民的好将军，我曾听闻，修行之人，最终会在自己所发大愿而成就的一方净土中成佛，请牢记你的渴望。

这一刻，我决定结束旅行，回家关上门和手机，开始动笔了，武人那毫无保留的心意，我接收了。

武侠电影、电视、小说已经不看了，它们交代了道德、交代了慈悲，交代了兄弟之义，交代了男女之情，交代了作者与导演的才华，唯独从未给“武”字本身一个交代。

那个用岁月、血汗、枯燥、孤独、智慧、隐忍织成的“武”字。

请诸位前辈、兄弟、朋友、同道再等等，我将全力以赴，为尔等度过的峥嵘岁月，写下一纸纪念、一纸交代。

郭 捷

目 录

- 1 > 一 潜龙禁卫
- 11 > 二 真武大愿
- 29 > 三 雌 虎
- 41 > 四 痴儿无明 良莠武林
- 53 > 五 苦水流年
- 74 > 六 老公 师父
- 84 > 七 逆 鳞
- 93 > 八 弃 徒
- 104 > 九 一窝疯
- 114 > 十 腐朽的宗族
- 125 > 十一 三阶逻辑
- 140 > 十二 爱是成全
- 150 > 十三 古今之争 大小之辩 华夷之防
- 170 > 十四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
- 185 > 十五 武心开眼
- 200 > 十六 神箭残阳
- 214 > 十七 雷 殛
- 222 > 十八 诸行无常

一 潜龙禁卫

不知什么时候起，世间便有不甘泯然于众人者。

他们窥视森罗万象的奥秘，历经艰苦磨炼，体验刚柔阴阳，以凡人之躯演绎天、地、水、火、山、泽、风、雷。

他们不会落下来自生活劳作、衣食住行中的任何灵感，犁耙、磨盘、镰刀、汤瓶、织机、舟船、车轮、纽扣、轱辘、水瓢……取其功能，用其原理。

他们盗取自然之造化，熊、虎、牛、马、鹰、燕、鹞、鸡、蛇、鹤、龟、鱼……习其本领，修其情态，就连那只存活于传说中的“龙”也没放过。

人们所惧怕的灾难，大至兵祸、战乱、天相变动，小至疾病、伤痛、人情冷暖，均被这些人作为磨炼自己身心与技艺的契机。

艺成之后，这些人或施展生平所学为国为民；或踏遍河山寻找对手以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或寻得乖觉、踏实的后生，将一生所学精心传授；又或以自身的本领为凭依，思考天地间的至理，技近于道……

不论他们选择的是什么，这些明知此路凶多吉少、艰苦寂寞，却依旧稳步如山者，他们的事迹总能被后人津津乐道，每当提起这些强者的名字，人们便血脉贲张，心中满溢着巍峨、浩然。

——武人。

文明累积、时间推移、人情变迁、沧海桑田，盛与衰，乱与治，世间之事都随着一些奥妙难言的规律在不断地更替往复，人们将其称为“气运”。

二百余年前，“气运”带来了绝望，古往今来，武人最大的考验降临。

“有刺客！”

皇宫之内，禁城之中，太监刺耳的长啸划破长空。

九五至尊汗水淋漓地坐在龙床上，喘息不止。柔若云朵、美艳如毒的妃子，亦跪于床脚，不敢抚慰苍龙之怒。六位领侍卫内大臣跪于门外，九门提督已率侍卫将寝宫团团围护。

“臣等护驾来迟！罪该万死！”

万籁俱寂，月光如水。

圣上不表态，臣子太监们冷汗直流，那等待天罚的恐惧汇聚一处，空气亦随之惶恐——这是本月来的第三拨刺客，宫中戍卫确是万死难辞其究。

约莫过了三炷香的时候。

“传旨……”皇上开了金口。

不一会儿，寝宫大开，太监捧出圣旨，放声念诵：

禁止民间人士佩带刀剑行走！

禁止百姓角力、拳斗！

禁止民间擂台较技、私传武艺！

民间擂台比武死伤，以杀人罪论处！

以上若有抗命者，斩！

众臣高呼万岁，皇帝长出一口气，安然躺下，妃子为皇上拭去额上汗珠，恬静地侍候皇上睡去。

宫外，一纸“禁武令”屠戮着武人的千年文明，扬起血雨腥风，滚滚南下。

北京的年关，依旧鲜花着锦、热闹非凡，而京城一隅的某间府邸中，却是静谧幽绝。

“老爷，祸事了，南边儿传来消息，大宗师没有藏身避祸，埋伏于半路将皇上派出去搜捕江湖武人的高手全数诛杀，为何大宗师置您的传信于不顾？本朝武将，以老爷武功最高，怕是下一个派去杀大宗师的，就是您了。”说话的老人，是个罗锅，姓伍，名青山，无儿无女，为赫舍里家劳心劳力一世，就连朝廷第一高手、赫舍里家家主——赫舍里洛空，都尊称他一声“伍叔”。

“不出所料，师父的倔强一如既往，也罢，既已传信于他，我也尽了身为徒儿的责任。”赫舍里洛空听闻祸事，并无丝毫慌乱，嘴角反倒挂上了些无奈苦笑。

“老爷，大宗师武功再高，怎能与朝廷对抗？留得有用之身，还可将一身本领传与他人哪！”伍青山见赫舍里洛空这般模样，心中更是焦急。

“师父以前讲过，武艺是人创的，世间万物，随生随灭，今日灭了一门武艺，他日又生出更精彩的武艺，算不得什么，只是要留好模样给儿孙，武心不灭，武艺自然繁衍生息。”洛空说着，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

伍青山终于明白，大宗师求的便是壮烈一死。

赫舍里洛空的父亲，本是善扑营教习，洛空自幼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摔跤。洛空十五岁上下，其父巧遇一位绝顶高手，便让洛空拜于高人门下，学习上乘武艺，这位高人，就是伍青山口中的“大宗师”。

待洛空二十六七岁时，善扑营乃至禁卫之中已无敌手，声名鹊起，被当朝皇上得知，调入宫中，为皇上训练一批执行各种隐秘任务的死士，时称“潜龙禁卫”。

自禁武令颁布之日，赫舍里洛空便深觉不安，自己一身本领本是汉人宗师所授，自己迟早有被派出去猎杀江湖武人的一天，这般亏心之事如何做得？又因掌握了些宫中机要，不能辞官，只得慢慢地与家人演出各种假象，找各种借口休妻弃子，让家人远遁，再娶两名小妾以做掩饰，期待他日皇命难违之时，可远走高飞。

“老爷，您先用膳吧，我去请二位夫人。”

“伍叔，年夜饭，咱家里这般冷清，您一块上桌吧。”

“老爷把我当亲人，老仆心中高兴，却更应记得尊卑。”伍叔低头笑笑，那是由衷的欢喜，原本罗锅的背，驼得更加厉害。

祸事即将降临，赫舍里洛空却吃得更多，练得更多，少喝酒，不近色，每日亲自照料马匹坐骑。他已做出了抉择，当皇命下达之日，他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束缚已久的羽翼，一飞冲天，藏身于广阔世间。

赫舍里洛空的两位小妾，年龄大点儿的名唤寒燕，小的唤作玲珑，自入家门后，老爷虽一向不冷不热，二人对老爷却体贴入微。为此，洛空心头极是难受，只得尽量清心寡欲，默念四大皆空。

“老爷，您试试这件新衣。”这日用膳后，玲珑捧出一件内衬裘皮里子的马褂。

“噢，你做的？”洛空随口道。

“……这……姐姐做的。”

“是玲珑做的，妮子矫情，这是咱家老爷，你害的什么臊。”寒燕在一旁笑道。

“姐姐坏！你这么说，可是要人怎样呢！”玲珑背过脸去，脸红得没法见人。

“嗯，合身，我出去走走，不必相陪，你们早睡。”赫舍里洛空见了这等温馨场面，心头一阵绞痛，造化弄人，当日随手挑来两个小妾，没想到却是男人梦寐以求的温柔女子。

可洛空要的，是今天的幌子，明日的弃子。

“老爷。”那寒燕远远叫住洛空。

“何事？”赫舍里洛空见她盯着自己，不禁微微皱眉，寒燕眼中隐着些许忧愁与凄惶，哪里瞒得过当朝第一高手的洞察。

“您若有闲，可否跟玲珑妹妹多说会儿话？她怕是有了。”

“有了？什么？”洛空心中一根弦绷了起来。

“一个多月前，老爷与骁骑营统领饮酒，贪杯了，在玲珑的房里过夜……”

洛空心头那根弦，断了。

夜难寐，想着远在关外长明山中等待自己的妻儿家人，想着眼前两位将终生托付于己的女子，洛空烦躁不安。

妻子走的时候，带了许多细软和银两，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身边还有自己的小舅子帮忙照料，那是个义气人。

玲珑怀上了赫舍里洛空的骨血，也是家人，自己这一走，便是株连九族之罪，两个弱女子必死无疑。

还有那功参造化，狂放不羁的师尊……那个气吞山河，自幼教诲我人间正道的师尊……

五更时候，赫舍里洛空猛然从床上坐起，这愁得肝肠寸断的高手忽然不愁了，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洛空向寒燕与玲珑居住的暖阁走去，这一晚，洛空放开心胸，对她们疼爱至极。黎明破晓前，洛空始终没有睡意，搂过云鬓纷乱的寒燕与背过身偷笑装睡

的玲珑。

“我教你们骑马吧。”此刻，洛空的眼神义无反顾，再没半点迷惘与愧疚，竟与那功参造化的师尊相似。

寒燕学得不慢还罢了，玲珑平日里羞羞答答，却是天赋异秉，娇小的身躯，在马背上如鱼得水。此时玲珑正穿着红绸衣衫，离得远了，似天边跃动的火焰精灵。宋朝花蕊夫人有“玉鞍初跨柳腰柔”之句，当玲珑不再拘谨，舒展身心之时，其姿质当不输与那艳绝天下的花蕊夫人。赫舍里洛空看得心花怒放，寒燕懂事，唤了老爷一声，使了个眼色，指向远处的玲珑，那洛空心中大喜，取过一张弓，一壶箭，纵马赶上，唤停了五花骢，飞身换马，身子贴着玲珑背后，温香满怀，心情大畅，耳鬓厮磨，要授她骑射之术。

洛空忽然咬紧牙关，一股无名业火涌上心头，只因远方传来了别的马蹄声，不是五花骢，亦非寒燕胯下的黄金瞳，那是朝廷的战马。蹄乱如雨，雷震动地，踏碎了赫舍里洛空最后的温存。

“圣旨到！”

赫舍里洛空领着寒燕、玲珑下跪接旨，抬起头接旨时，洛空忍不住计算了一遍杀掉传旨太监与随行侍卫的出手方位。

不出所料，师尊这场杀戮，已使得龙颜震怒，皇上圣旨，不论如何，务必将这位胆敢逆天而行的大宗师杀死。

这是最后一次出征吧？洛空回望京城大街，一身功名利禄扔在此地，再无可惜之物。伍叔随行伺候，而寒燕与玲珑着男装，易容成侍卫，再点上些兵勇，带上朝廷的调兵符文，向江浙一带出发。

看似一路平安，每过一处城乡，赫舍里洛空心中，便似在阎王殿前过了回堂，警惕至极，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一日，来到一野水荒湾处，前不望村，后不着店，伍叔吩咐兵勇们搭起帐篷，就地歇息，又取来生肉，分与兵勇们烤食，待众人吃得兴高采烈时，伍叔捧出坛酒，给兵勇们大碗斟上，饮下不久，兵勇们陆续口角流涎，动弹不得。

伍叔让赫舍里洛空带着二位夫人先行几步，自己随后赶上。

话说，那伍叔原是刀客出身，年轻时杀人如麻，被仇家追得无处容身，幸得赫舍里洛空之父收容，才留下性命，活到今日。伍叔知道洛空乃义气之人，又在

军中多年，视手下军士为手足，而今又有女眷在旁，必然难以下手。且洛空武功虽高，毁尸灭迹之事却远不如自己熟稔，便将其支走，把兵勇们挨个抹了脖子，拖到水边，缚上石头，沉尸水底。

乘消息还未走漏，四人昼夜逃离，已入山东境内，预计走水路北上，到国土北疆长明山与家人会合。伍叔安排了两艘船，早晨派遣一艘先出发，于水路上等待，入夜再乘另一艘赶上，换船再行，可断掉追踪线索。

赫舍里洛空身强体壮自不必说，伍叔也是耐劳之人，只是二位夫人一路劳顿，早已疲惫不堪，只待天黑上船，便可沐浴休息。

当他们满怀希望，乘着夜色掩护，相互搀扶着走向逃命的船只时，赫舍里洛空忽然停住了脚步，一颗心沉入绝望的深渊。他看见了码头前，四个再熟悉不过的人影，幽灵般现身，将他们包围。

“朝仪、偃月、画影、腾空！”洛空道出四人之名，乃当今圣上所赐，以古之神兵为名，其身份，即皇权利刃——潜龙禁卫四大高手到了。

“老师，别叫我画影，我是吉祥。”

“您还是叫我阿贵吧。”

“您可是第一次叫我偃月，还是唤我运儿吧。”

“呵呵，我还是叫小七好了。”

“你们到此，办理何事？”杀戮之事，无所不用其极，洛空深知道其中道理，十几年前自己开始训练四人武技，情分极深，当下虽对自己示好，未必不是阴谋。

“洛大人，追兵半个时辰内便要到了，咱没空多说废话，您的师父，是朝廷钦犯，您散了家人，要保存骨血，这些事儿，皇上都知道，而今您叛逃，杀了数十绿营兵马，罪无可恕。”画影语速极快。

“咱都是孤儿，朝廷养的我们，却是您教的我们，多次任务中，您都救过咱性命，是咱哥几个的再生父母。”腾空低首言语。

“所以，我们并没有毁了您的船，您还是能走的，但是咱会对您全力扑杀，您要把咱杀掉，就海阔天空了。”朝仪苦笑。

“当咱接到皇上密令，就知道洛大人或咱四个，肯定有一边儿活不成，咱是武人，一战定生死，也是死得其所，何况对手是您，咱苦练多年，没机会去考武举，今日便向老师展示本领！老师恕罪，皇命难违！”偃月言罢，四人同向洛

空拱手。

“伍叔，带寒燕、玲珑先上船。”洛空低声吩咐。

“二位夫人，听老爷话，你们自己先上船罢，莫要成了拖累。”伍叔得了洛空吩咐，却转头吩咐二位夫人。

“你……”洛空转头，正要说话，却猛地见伍叔右手提一柄尺半长的快刀，刀身黑黝黝的，若非借着码头一点火把，还真看不清。

“不……”玲珑正要说话，被寒燕捂住了嘴，便往船上拉扯。

“老爷，快些，我跟妹子在船上等你，你不来，咱不走。”寒燕向洛空笑着，那潜龙禁卫亦不阻拦，让二位夫人上了船。

“真是好女人。”洛空看着二人背影，胸中升起求生的必胜之心。

潜龙禁卫四大高手，无声无息地抽出兵刃，两柄长剑两把刀。

两把刀与一柄剑扑出，留下一剑掠阵。

朝仪、画影合战洛空，偃月与伍叔放对。

那偃月使的是连柄三尺余长、宽近三指的长刀，方猱身而上，伍叔立刻疾走，闪入码头前，两堆木箱之间那不足三尺宽的走廊。

“咱们使刀凭的是股勇力，生死分得快，活下来的好去帮忙。”明知狭窄之处不利长刀施展，偃月却并不在意，跟进了狭窄走廊。

“好。”伍叔并未摆出什么架势，只身体自然站立，不断地调理呼吸，汇聚精神，全力放松身体的每一寸肌肉，以待炸出瞬杀一刀。

那偃月却是蹲开一个极低的弓步，双手持刀，刀锋朝前，刀尖朝天，刀柄离地只三两寸，似乎是将自己整个人藏于刀背之后，如猛虎伏地欲扑——正是长刀短用之法。

两个向死而生的人，已各自算计好了杀法，亦放空了自己的身体，是时候了。

偃月刀尖三寸，已切向伍叔额头。

距离半尺，伍叔不动；四寸，再等等；三寸，还不到……终于，伍叔如遭电击，全身汗毛乍起！在刀锋将触额头时，背后命门发力，猛地偏开了身子。

嚓啦！偃月右腕被伍叔反手撩刀削断。伍叔顺手将刀回拉，劈开了偃月的咽喉！

瞬杀完成，伍叔靠在木箱上，狠狠喘着粗气，汗水突破了毛孔，奔涌而出，刹那间浑身湿透，手脚酸软，动弹不得——这辈子最精彩的一刀，此生再无遗憾。

那边厢，三人斗得正酣。

朝仪向来落刀极快、极准、极狠，而今却无法下手——画影以快剑牵制洛空，奈何洛空脚步快，经验算计更快，总能用画影挡住朝仪，朝仪提刀不论如何奔跑走位，都找不到能砍中洛空的地方，才知老师武功高到这个地步。眼见画影一退再退，就要被一剑扎死，朝仪冲上去，撞开画影，使了个“日绕山巅”，长刀自右向左横斩，劈开洛空的剑，双手随即往前送，刀尖直刺洛空，这劈杀的节奏忽然改变，洛空没能抓住杀机，只得侧身避开刀尖，退了两步。

洛空气势中断的那一刹那，腾空出手了，腾空在四人中心态最稳、下手最狠、剑术最高，换由他来牵制洛空，洛空必死无疑。

果不其然，三人一齐动手，洛空全然失去了谋算余地，靠着功底较三人深厚，脚下步法极尽奥妙，大幅度地走转游斗，期望找到机会，可机会还没找着，皮肉没少挂彩，船上二位夫人看着，已急成了泪人儿。

三人终于将洛空逼向了死角，朝仪刀扛肩上，一声大吼，箭步冲出，长刀携破风之声，划出一道绚烂的圆光，斩向洛空，另外二人分别从朝仪的左右两侧夹攻。这一刀太凶，洛空惊了神，一时间谋不出后手，只能依着本能挡架，眼见不活了。

斜里冲出个身影揽住朝仪与画影，正是伍叔，少了俩人，洛空得以避开腾空的刺杀。那伍叔大吼发力，顶住二人便冲，朝仪、画影下盘功夫确实不凡，连退三丈亦未倒地，待缓过劲儿来，脚步稳住，伍叔再也推之不动。

朝仪画影刚要挣脱，后腰上一阵剧痛，使不出力气，却是伍叔用两把五寸匕首扎住了二人，二人手一翻，倒握刀剑，便要刺死伍叔。

“呵呵，换命。”伍叔两眼血红，诡异一笑，令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这年过花甲的老驼子，竟忽然站直了！

“老爷保重。”伍叔深吸口气，神情平静，仰望着多年未见的皎洁月光，第一次觉得要流出眼泪。

轰隆！一声巨响，伍叔背上暗藏的炸药引爆，这是老刀客最后的杀招。三人粉身碎骨，同归于尽，爆炸的气浪，将洛空与腾空轰飞老远。

“老爷！”二位夫人在船上，被爆炸吓呆了，良久才尖叫起来。

修罗场中，洛空与腾空慢慢爬起，相顾无言。

“老大，咱们快些吧。”腾空捡起利剑，跨步向前，一剑点向洛空，便要使出生平最熟练的剑诀——点睛号脉。

点睛者，剑尖击刺要害，人必有所反应；号脉者，割腕也。击刺人必应之要害，使剑者或将剑拖回，或翻腕换招，即可削断对方手腕。此剑诀可配合各种剑招使用，先点睛后号脉，或先号脉后点睛，反复使用，无有不应。

剑诀厉害，可持剑的手，却离开了主人的躯体，那是腾空的手。

“小七，你练了很多年，杀了很多，怎么离我这么远便出剑？我不记得你犯过这样的错。”洛空提着染满鲜血的剑，疑惑与失落。

“不想打了……老师，我很痛，咱们快些吧。”腾空的笑，清爽豁达，玩世不恭，这个笑容曾在八大胡同里，不知迷得多少美人倒贴身家。

洛空深吸口气，是要快了，仅剩下的力气，只够再出一剑，削断腾空的咽喉。

码头上，血流遍地，这见证了杀戮的修罗场，在星月光芒的照耀下，如此死寂、落寞。

海上，洛空与二位夫人已经换了第二艘船，老船夫是伍叔的生死之交，驾船本领高超，不必沿着朝廷的水路而行。当船开到了一个看不见陆地的地方，洛空再也挺不住了，跟老船夫要了一坛酒，坐在船尾，饮过半坛，恸哭失声。

黄粱一梦三十年。

洛空的后半生，都是好日子，他忘却了曾经的杀戮与悲伤，每日里读书、练武、饮酒、沏茶。每次饮至微醺，便于堂上高卧，醒来时，屋里屋外有鸡汤与面食、米饭的香气。

山中悠然忘其年，原配夫人时常吃醋，还有寒燕、玲珑，偶尔吵吵架，却也成了赏心乐事。

洛空有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他平时带着儿子进山打猎，闲暇时，也将自己一生所见所闻向子女诉说。

两个女儿的名字，是他们的娘亲取的。

四个儿子的名字，是洛空取的，他们叫吉祥、阿贵、运儿、小七。

子女们将洛空的武艺、机括之学以及各种生存本领，学得青出于蓝胜于蓝，总想出门见见世面，洛空从未答应。

流年暗消，花甲之年后，洛空身子渐渐沉重，在他六十六岁时，让三位夫人将儿孙们唤到床前，挨个看着，心头温暖。

大儿子吉祥，痴迷武艺，武功尤胜自己当年，是儿女中最想出山入世的一个。

“改朝换代了……吉祥，出去走走吧。”洛空轻轻抚摸着吉祥的头。

“爹！”吉祥知道父亲时日无多，心中难受，却因洛空的应允而喜不自胜，一时难禁，浑身发抖。

从前的杀戮，已被时光洗净；曾经的辉煌，随流年远去。

若是让子孙留在山中，生活安逸，说不定这一脉武术从此没落，而如今出山入世的决定，却成了洛空一门的附骨之疽，幽灵一般地，纠缠到了二百年后的传人身上。

佛说，众生业力，不可思议。